

请你步入省委大院

选

官

较

量

新疆人民出版社

XUANGUANJIAOLIANG

谭力 彭启羽 著

全景展示一个省委组织部选拔
厅以上干部的感人场景

请你步入省委大院

选官 较量

欠命难偿

新疆人民出版社 XUANGJIANJIAOLIANG

谭力 彭启羽 著

全景展示一个省委组织部选拔
了以上干部的感人场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欠命难偿·选官较量/谭力、彭启羽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5. 10

ISBN 7 - 228 - 07282 - 0

I. 选… II. ①谭…②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1152 号

选官较量

(欠命难偿)

谭力 彭启羽 著

责任编辑 贺灵 丁璇

封面设计 符蓉

责任校对 向宁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315 千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28 - 07282 - 0/I·2603

定价: 28.00 元

内容简介

K省万盛地区地委书记徐捷报被提拔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上任伊始就遇到江阳市市长因车祸去世，需要考察选定一名市长候选人。令徐捷报没有想到的是考察工作一开始就遭受到一股强大势力的暗中干扰，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纷至沓来，使考察组工作屡屡陷入被动，连徐捷报的家庭都被搅得失去安宁。徐捷报依靠省委领导和团结组织部大多数干部，临危不乱，冷静分析，通过各种明察暗访，最后终于查清在江阳市里存在着一个专门为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被人们称为“进步公司”的地下黑“组织部”——天下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部。一切干扰和混乱都来源于此。

“天下咨询服务部”是一家公开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头儿邓翰林利用自己跟中央某首长有亲戚关系，在江阳市大肆为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皮条，搞策划，甚至全程代办，把它当成一项业务经营。由于邓翰林身份特殊，打着中央某领导的牌子连省委领导们那里都可以经常出入，所以很具欺骗性。江阳市市长突然去世后，常务副市长向怀谷为了压倒对手顺利稳当地登上市长的宝座，请邓翰林的进步公司为其代理人，全程策划操作。邓翰林先是拉拢徐捷报不成后，就采取先把水搅浑，再一步一步逼徐捷报和省委就范的方法，在江阳和省城接连不断地制造出一大堆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让徐捷报防不胜防。就在他的阴谋即将得逞的关键时刻，徐捷报强顶重压力挽狂澜，一举粉碎了邓翰林的阴谋，捣毁了这个地下黑组织，让邓翰林和那些买官卖官不顾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小说在着力描述邓翰林这个跳梁小丑为了满足自己的畸形虚荣和政治野心而不择手段的同时，把更重的笔墨放在歌颂徐捷报和省委常委一班人面对邪恶势力袭来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着重地挖掘了为什么一个无权无职的跳梁小丑可以把一个市委甚至省委都搞得鸡犬不宁的社会根源。

第一章

凌晨五点多，万盛地委大院还沉浸在昏沉沉的暗黄色灯光氤氲中，晨风轻泛，微风浅拂，给整个大院平添出几分游走的动感。

屋子里一片宁静。徐捷报躺在床上，聆听着窗外隐隐约约的天籁，想着心头种种件件事情，心潮起伏难平。

都说升官发财死老婆是男人一生中的三件大喜事，徐捷报却从来都没想过要发什么横财，虽然自古以来当官就是一条最省力省事的发财途径。这大概与徐捷报从小长大都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之中，从来没有过缺衣少食的日子，所以他不把钱当成命根看。徐捷报也从来没有巴望过自己的老婆快点猝死横死病死什么的，好让他再娶一位十七八岁如花似玉的小娘子再收百十万元的贺礼。徐捷报不是那种有贼心无贼胆的人，他贼心贼胆都先天发育不良。当然，作为一位荷尔蒙分泌十分正常的成年男人，徐捷报有时候见到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小媳妇心里也难免会“那个”一下，但那也只是一两秒钟的时间，“那个”一下之后便再也没“那个”了。“那个”一下谈不上是贼心，最多只能算动心，心动不行动，徐捷报算得上是个正人君子。

但在升官这个问题上，他的确没法超脱。他年纪轻轻就走上仕途，一生的职业都是给人民当公仆，仕途的升迁，职务的沉浮，关系着他在本职岗位上做没做出成绩，关系到上级和人民群众对他的正确评估，也是他生命价值的体现。所以，尽管他平时在嘴巴上经常表示对职位的升降不在乎，其实心是还是掂起来就搁不下的。话说回来，他可以不在乎金钱，不在乎女人，但不能不在乎职务，一个人如果到了什么都不在乎的地步，不是疯子就一定是癌症病人。

徐捷报马上就要离开万盛奔赴省城，奔赴新的岗位，职务是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这职务对于一位地委书记来说无疑算是重要的提升。从上级领导找他谈话到正试下达通知，徐捷报一直都处在一种强烈的亢奋之中，自己都觉得有些肝精火旺，每天都泡菊花茶喝口腔都还是要闹溃疡。到昨天晚上，临别之前，徐捷报更是兴奋到顶点，除睡前专门吃了颗舒乐安定外，为增加疲劳诱发睡意，还着力大振雄风，与夫人像年轻时那样在床上甩开膀子酣畅淋漓地大干一场，呼哧呼哧地让李知非很担心被那边房间的儿子听了去。徐捷报却不管这么多，像是要把以后分别这段时间的损失夺回来，一门心思要把自己搞得经疲力尽，最后还真的精疲力尽，终于睡过一小会，很快又清醒，再没能睡着，闭着眼睛待天明。

同样没有睡着的还有他夫人李知非。夫妻俩都知道对方并没睡着，也都没说话。

该说的早说完，该交待的早已交待。话说多了一泡水，两口子都不是那种没话找话说，一句话掰成两句反复说的碎米嘴。

好不容易，一阵嘀嘀嗒嗒的铃声响起。声音是从床头柜上的手机里面发出的。自从有了手机，家里的闹钟手表就基本上处于半下岗状态，许多功能都被手机替代。一直躺在床上假寐的徐捷报像得到号令一般立刻拉开床头灯，挺身从床上坐起，拿过手机关上闹钟，开始穿衣服。李知非也要坐起，被徐捷报一下按住：“别动，昨晚就说好了的。”

李知非笑笑，没再动弹。徐捷报穿好衣服出去，走向儿子的卧室，推开门蹑手蹑脚走进去。儿子徐达的屋里很暗，18岁的高三学生呼哧呼哧地睡得正香。徐捷报没开灯，怕惊动儿子，只是俯下身子透过昏暗的光线，仔细看看儿子那张稚嫩的脸，然后又蹑手蹑脚地退出，轻轻拉上门。

徐捷报回到房内，弯下腰，轻轻地拍着李知非脸：“这边的家里，就辛苦你了。拜拜。”俯身下去，在李知非额上深情地吻一下。李知非从被窝里伸出手，冲着徐捷报摆手道拜拜。

徐捷报提着公文包轻脚轻手地出门下楼，匆匆走向大门，猛地想到什么，赶紧将提在手里的公文包掖进衣服里，然后做出悠然之态，继续向着大铁门走。

门卫从门卫室伸出脑袋。认出徐捷报，礼貌地打招呼。徐捷报一边点头应答一边往外走。出大门离地委大院不远的小巷拐弯处，一辆奥迪轿车静静地泊在阴影里。徐捷报快步走向小车，车门无声打开，让他钻进去。小车轻轻地滑动，向前驶去。神秘鬼祟崇崇还真像反特故事片里面的某个情节。

徐捷报离开大概半个钟头之后，天刚蒙蒙亮，一伙老年人就拥向大铁门。门卫奇怪地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么早，天还没亮。为首的一位头发银白的老者说徐书记今天要到省城去坐法台了，我们几个老党员一合计，无论如何，得来送送他。说罢还举起手里的鞭炮让门卫看。

门卫笑道，你们也来得太早了，徐书记才刚刚出去溜弯子，离正式送行还早着呢！估计啊，凭徐书记在万盛人民心中的分量，不光是地委几大班子的领导要来送行，下面各县的领导，各机关单位的头儿，还有许多平头老百姓都会自发地跑来送徐书记，那种热闹场面肯定不亚于春节闹元宵。

银发老者说就是就是，我们就担心到时候人太多，想表示心情却挤不拢去，勉强挤拢去也容易被人把鞋踩掉，所以提前过来，抢在领导们没来之前给徐书记放几挂鞭炮，祝他一路顺风。旁边有人感叹现在不兴送万民伞，要是还时兴，万盛的老百姓肯定会给徐书记送一把。

老人们站在大院门口谈论着，却不知他们等待的对象此时正靠在皮坐垫上听着宋祖英的歌声。一车离了万盛界，向省城飞奔而去。

从万盛到省城，中间必经江阳市。江阳原来也是一个地区，几年前厉风行撤区建市时，江阳一班子人手脚麻利，落实政策不过夜，立刻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从中央到省里四处公关，终于如愿以偿搭上头班车，成为全省第一批撤区建市的地区之一。

徐捷报一向对这种应该由上面考虑的事情不太热心，不愿意心急去抢热汤圆，早撤晚撤反正迟早都要撤的，一批二批有什么关系？因此在别的地区紧锣密鼓大抓撤区建市工作时，他却在万盛大抓全区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普九”，等他把全区中小学危房都改造完毕，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时，撤区建市的一二次浪潮已经过去，万盛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到现在都还是全省极少几个没有建市的地区之一。

现在想起徐捷报还觉得有些对不起同志们。按说一个地区跟一个市在行政级别上是一样的，但仔细一想却有许多地方不同。地委和市委问题不大，同级同别不分伯仲，但市政府和行政公署就不同了，市政府是一级政府，大小算一路诸侯，行政公署只是省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专员怎么看都不像是官而是一名临时派下去办差的小吏。更要命的是人大和政协这两家，在市里人大政协是堂堂正正的一级组织，有权有职有责，开会时在主席台上找得到安顿屁股的椅子；而在地区这两家都只是一个工作委员会，一听就是被拽在一旁喝通便茶的闲散官儿。

为此在万盛上层中，有一些人对徐捷报颇有微词。奈何徐捷报在万盛是个有名的爱民如子的大清官，在老百姓中间威信很高，那些人心头不烫热也不敢公开表示不满。徐捷报也理解同志们这种心情，暗暗下决心要把撤区建市的工作拿上议事日程着手抓一下，可正当他准备全力以赴之时，突然接到调令，不得不带着几分遗憾放下手里的工作，满怀豪情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从小生在高干家庭，各种官员见多了，徐捷报平生很烦官场应酬，始终认为一个领导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各种应酬，用在迎来送往推觥把盏上，是一种犯罪似的浪费。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完全拒绝一切官场应酬是不可能的，就自己给自己订下一条规矩，对上面来的，实在推却不住的应酬还是要应酬，但对下面，尽量做到不给人家增添麻烦，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扰下，不扰民，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一般都不发通知打电话，既免除下面专门为他举行的接待，也可以直接深入群众，了解到真实情况。所以有人说徐捷报在万盛工作这么些年，交的老百姓朋友比党政官员要多好几倍。

徐捷报天不亮就提前出发，成功地摆掉万盛干部群众的送行，坐在车上出城后，突然想起中途必须经过的江阳市，江阳市的领导得知他这位即将赴任的省委组织部长路过时，会不会按惯例也跟他来个迎来送往？

近年来，官场中迎来送往之风越刮越烈，不光是对下来视察的领导要迎来送往，就连路过的领导也要拦截迎送，不少市县还专门在领导周围布了眼线，只要得到消息，不管是专程而来还是顺便路过，当地官员都一律要赶到路口，列队等候，充分展现出一种“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停车先下来”的剪径风格。一般被拦下来的领导都要被满腔热情地请到宾馆酒店去听工作汇报，简单地吃顿海鲜工作餐。即使实在有急事要事不能停留的领导，也要拦下来握个手，问声好才起杆放行。

礼仪之邦，礼多人不怪，礼数不周人才会怪。当官的都不是傻子，谁也不会弱智到去招领导怪的地步。

你别说徐捷报还真的顾虑准了。徐捷报现在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对江阳市的头儿们来说就是领导。是领导就应该享受领导的待遇，所以早在几天前，江阳市就打

听到徐捷报赴省城上任的日期，今天还没到平时的上班时间，江阳市政府的大楼门前已经停着十来辆小车。

又一辆轿车驶来，走出市委书记秦原平。已经在台阶处聚集的人堆里，常务副市长向怀谷轻轻碰碰市长洪镇涛的手肘：“洪市长，秦书记来了。”

洪镇涛亦轻声地说：“来了，那就只好去迎他呗。”洪镇涛忽然拿出做作的热情，迎向秦原平：“秦书记早啊。”

市府班子的成员都跟在他身后迎上去，参差不齐地招呼，干巴巴地叫秦书记。

秦原平与前边的人握了一圈手，问镇涛同志，万盛那边，徐捷报同志出发了吗？洪镇涛眉头皱皱说刚打电话问过，好像出了点问题。

旁边的向怀谷接过话，说万盛那边传回消息，徐捷报早晨就出了万盛市委机关宿舍，说是去与城市告别，可一走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万盛五大班子的同志等了大半个小时，才想起叫人去查车，结果他的小车不翼而飞。

秦原平肯定地点着头：“这个徐捷报呀，他是怕那些欢送场面，要秘密去省城报到……嗯，万盛到省城，必须经过我们江阳，徐捷报同志的小车号码你们核准了吗？”

洪镇涛不吭声，向怀谷回答：“洪市长早就有所准备，已经核对好了。”

秦原平对洪镇涛故意抬高自己，让向怀谷来回答他的话一点都不介意，故意装作不懂的样子点点头：“好，那我们马上去花坪收费站守着。”

向怀谷小声提醒洪镇涛，建军同志还没到。旁边的秦原平听到，马上就问你们的弯市长又没到？没通知他？向怀谷说他给建军打过电话，建军说今天是开发区每月一次的干群对话日，他不能对群众言而无信，要搞接待。

秦原平很轻微地叹口气说，其实小弯来不来也无所谓，只是这位刚刚上任的部长大人会不会赏我们的脸还没有把握，想利用小弯跟他的特殊关系挽他一马。人家徐捷报同志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上级了，今天离开万盛去省委上任，路过江阳，我们不能失礼啊！

副市长恭建军姓恭，这地方的人都习惯把“恭”叫成“弯”。老恭不叫老恭叫老弯，恭市长平常也不叫他恭市长，叫弯市长。这位弯市长的脾气江阳市党政两位一把手都十分清楚，说牛也牛，说犟也犟，说坏也坏，说好也好。两年前一次省上的车宏业副省长到江阳来视察，他也因为有事推辞不到场，洪镇涛打电话催他，他竟然还跟洪市长顶嘴，说他是江阳市的副市长，不是专门迎来送往的“三陪干部”。“三陪干部”这句话是老百姓为那些专门热衷于接待上级，整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哈叭狗般地摇头摆尾的官员的冠名。官员们对这个称谓非常愤慨，拒不接受。现在好了，一个堂堂的副市长，对这种落后群众的落后语言不仅不深恶痛绝，反而还拣起来对抗上司，看他闹的！真真让人匪夷所思。

恭建军在江阳市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大能人，能把个千疮百孔一塌糊涂的开发区搞得红红火火，生机蓬勃；有人说他目空一切，仗着父亲是老红军，根红苗正，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一个副市长比市长、市委书记都霸道；还有人说他是个大流氓，现在虽说有个别领导干部包养个把二奶，玩个把小姐已经司空见惯，但恭

建军却跟别人不同，别人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包的养的都还是自己的同胞，也算是在拉动内需。他却一飞腿跨在了洋妞的身上，跟一位前来投资的洋妞如胶似漆地粘乎着，这就不得不让许多的志士疾首痛心，义愤不已。

向怀谷低声对洪镇涛说小弯市长今天肯定不会来，他跟徐捷报小从在军区大院一起长大的开裆裤朋友，未必要跟在一起随波逐流？

洪镇涛一挥手：“走吧！”领导们哗地散开，分头走向各自的小车。

万盛到省城的公路上，徐捷报的奥迪以每小时八十迈的速度奔驰着。天色已经大亮，一轮红日已从东山升起，艳丽的阳光泄满大地。徐捷报坐在后座问司机：“小马，有什么办法绕过江阳？我担心江阳的同志会像苗族寨子的汉子一样，拦着我们要让喝‘拦路酒’？”

“没法子，江阳是必经之地。”小马笑道：“反正我是司机，任何酒我可以打死都不喝。”

晨光中，一辆同向行驶的卡车出现在车前窗视野里。徐捷报突然轻声叫道：“超过它。”奥迪轻松地越过卡车。“给它信号，让它跟着我们靠边停！”

小马提醒徐捷报这是一辆外地牌照车。徐捷报说外地的更好。给信号！奥迪两只尾灯并闪，堵在卡车前面，慢慢减速，将它引到修车线内停住。卡车司机是一中年汉子，跳下来，神情疑虑。徐捷报和小马走到他面前。徐捷报问明这个外地司机是给江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送货的。便跟他商量，搭他的顺风车，去到开发区后再把他送出江阳北口的收费站，油钱他给。司机一副老跑江湖常在外的样子，看着他身后那辆奥迪意味深长地笑道：“您肯定是微服私访，一看就知道。油钱免了，您请。”

徐捷报没回答，觉得让司机这样误会更好。登上车坐在驾驶员旁边，叫开车。

徐捷报乘坐的大卡车驶过一座桥，进入江阳开发区。徐捷报两眼望着车窗外一块横过整个公路的横幅上写着：“江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另一块大牌立路在路边，上面写着：“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

卡车开了一阵，慢慢地减速，司机有点迷糊地告诉徐捷报，这里去年都还是一座平交老桥，今年就变立交了？司机正伸长脖子看方向，一辆警用摩托闪着灯超到卡车前面，截住卡车。司机自语地惊叫一声糟了，连忙跳下去。警察向司机手一伸，司机连忙掏出所有的证照。警察检查完证照，虎着脸说：“你在转弯区减速观望，影响后面的行车，罚款50元。”

司机赔着笑脸：“嘿嘿，警官同志，我是外地的，到你们开发区是……”

警察拉长一张冷脸说：“就是因为是外地的，让你长个记性！”

司机没法，只得哭丧着脸交罚款。交警收了钱这才给他指明进入开发区的路径。两人上车，顺着交警指出的方向开进。司机一边开一边向徐捷报发牢骚道：过去听说外地人到上海找不到厕所，找人问个路要付指路费，没想到这江阳开发区的交警也成功引进了上海经验。保证用不了两三年，江阳交警也肯定会个个都住上花园别墅。

徐捷报知道司机这牢骚是故意发给他听的，就没吭声，只是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呵呵地笑几声，像是同意司机的意见，又像是大人不记小人过，表示对司机的错误言

论不予追究。司机见徐捷报的态度不明朗，也就闭上嘴没再说什么。没一会就开到广场边，徐捷报被挂在上方的横幅吸引，就让司机把卡车停在边上，两人下车走过去观看。

江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广场上聚集着几百人，凌空挂着一条横幅：“创建全市最安全区域对话会”。横幅下站着一排人，最中间的是副市长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恭建军。紧挨着恭建军两侧的是曾副主任，还有穿制服的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等人。

恭建军正扯大嗓门指着身边一位中年妇女，声音在广场上空回荡：“刚才这位妇女拉住我，要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她告状三年，告什么？三年前，他男人在开发区被杀死了，公安分局破不了案，刑警大队的梁队长说抓不住嫌疑人。这妇女就找到我，告诉我，她看见嫌疑人的妻子怀了孕。嫌疑人到底是跑了还是在家？不在家，他的妻子怎么会怀孕？我立刻限定副大队长武军同志一周内破案！结果不到五天，案子破了。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一是要表扬开发区公安分局为民除害，给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人民增加了安全感。二，也当着开发区管委会和公检法全套班子的面，与分局刑警大队的梁队长了结一个约定。梁队长！”

公检法队伍中，一个中年汉子低头走出。

恭建军问那汉子：“有什么说的？”

梁队长赧颜地不吭声。

恭建军有力地把手臂一挥：“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你就下到派出所去当一段时间普通民警，好好感受一下老百姓对治安的需求。”接着大声问：“分局的刘局长苏政委，你们有没有意见？”

被点到名的两个公安领导互相看看，然后一起摇头道没有。

梁队长突然抬起头大声叫道：“我不服，这不公平！”

恭建军冷笑一声：“我没有建议扒掉你的警服，已经很公平！好了。开发区的职工和市民同志们，我们管委会各个职能班子的头头每月按时来到广场，就是直接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场解决各种问题的。哪位又来？”

徐捷报心想，这恭四娃也实在太霸道太另类了，就是要处理一个刑侦队长，也应该是经过局党委研究作出决定后，在局里召开有关会议宣布嘛，哪有这样在外面当着这么多群众突然宣布，而且是宣布后才征求局领导的意见，这无论怎样于情于理于规于法都是不妥当的。

人群中挤出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一边往前挤一边举着手高声叫道：“弯市长，我有个问题。”

恭建军问这人有什么问题？秘书凑近他低声地告诉他有电话。恭建军恼火地说：“不是有规定吗，群众接待日，一律关掉手机。”

秘书小心地赔着笑脸说是向市长。恭建军对那人指着曾副主任说：“有什么问题可以先给曾主任反映，对不起，我接个电话。”一伸手，秘书递上一部手机，将身子转到一旁接电话。徐捷报一拍司机的肩头，贴着他耳朵嘀咕几句。司机有点胆怯地看

着他。徐捷报拍着他的肩头说：“别害怕，你是外地的，就是说错了他也拿你没办法。”

司机早就认为徐捷报是位微服私访的官员，他让自己去找恭建军扯皮，就充分证明徐捷报比恭建军的官大。官大一级压死人。背后有大头儿撑腰壮胆，他还怯火做啥？于是司机也来了劲，便挤过去走到恭建军跟前惊乍乍地叫唤：“弯市长，我要跟你对话！”

恭建军被卡车司机的大嗓门一叫转过身子，将关掉的手机递给秘书，问司机有什么事情？司机说他是外地的，每年都要来开发区送几次货，由于开发区的变化太快，几个月不来就会变个样子，让他这个外地佬找不着北，在路上稍微迟疑一下就会被交警罚款，说着司机摸出当年的罚款单递到恭建军面前：“弯市长，这种指路钱对我们这些外地司机实在太不公平。”

“哦，外地的。那就是你的车？”恭建军接过罚款单看看，又抬起眼光看向广场边缘停的大卡车。卡车驾驶室内，徐捷报下意识地将头一缩，等恭建军收回视线，他又望过去。

恭建军想想说：“你们外地的司机，为我们开发区做了大贡献，你的意见很好。这样吧，等你下一次来，我保证会有新变化。”

司机还想说什么，旁边的人又挤过来抢着问恭建军的话，他很难再插上嘴，只得挤出来回到卡车上，对着徐捷报苦笑一下。

江阳花坪收费站，秦原平等市委班子的领导站在一起，洪镇涛等市府班子的人站在一起。秦原平看了一眼那边，对身边秘书低声地：“去给洪市长说，再给小弯市长打个电话。”

秘书急步走到洪镇涛这边，把秦原平的话告诉他。洪镇涛有几分情绪地对向怀谷说再给他打。向怀谷就拿起手机，按一组号码，电话接通，向怀谷对着手机说：“建军啊，我这可是第三次给你打电话了。”

恭建军在电话里近似哀求地说：“向市长，我真的走不开。”

向怀谷捂着手机，对盯着他的洪镇涛道：“他说走不开。”

洪镇涛一把拿过手机，不满地说道：“小弯哪，你看你，你那里走不开，我这里就能随便走开了？连秦书记都老老实实在这里等着……”他的话突然卡壳，恭建军那边已经关机。

向怀谷凑在旁边轻声冷语道：“人家不愿意当‘三陪’嘛。”

洪镇涛气愤地说他不想当三陪？难道我们就想当三陪？算了！不再说了，我就不相信没有他我们就留不住徐捷报！

在离收费站还有两公里的地方，徐捷报的奥迪车停在路边，正在打盹的小马被手机声惊醒。连忙拿起手机接话。电话是徐捷报打来的。此时徐捷报乘坐的卡车就停在离收费站不远的路边，通过车窗，可远远地看见前边收费站前停着的一溜小车，以及等待的干部。

徐捷报在电话里说他们已到收费站前面，让他照计行事。小马收起手机，启动车

子，向收费站开去。奥迪在开到离花坪收费站前百多米时开始减速。向怀谷眼尖，一眼看出是徐捷报的车，马上给身边的洪镇涛汇报：“来了！就是那个车号！”

所有的人引颈往前看。早就守候在路边的几个交警靠边而立，立正站着，洪镇涛亲自跑到收费道前，做着停车的手势。

奥迪缓缓停下，交警们整齐地敬礼。

以秦原平为首的江阳市五大班子领导立刻绽开笑脸，一起走向奥迪轿车。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奥迪这边时，那辆外地牌照的大卡车正驶入另一条收费道。

奥迪轿车门打开，只钻出司机小马一人。

洪镇涛吃惊地：“徐书记呢？”

小马一脸灿烂地笑道：“对不起，我们徐书记今天一早，就乘火车去省城了。”

另一条收费道，横杆升起，大卡车顺利开出收费站。

听了小马的话，秦原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整个人都像冰冻住一般僵了。所有的人都僵住了。小马谦恭地问：“各位领导，我还得赶到省城，去火车站接徐书记。”

秦原平摆摆手，小马钻进车，顺利地通过收费站，扬长而去。就在离收费站不远的地方小马追上停在路边的大卡车。奥迪从后面驶来停住。徐捷报跳下大卡车，跟司机握手致谢。司机憨笑着：“哪里哪里，要是以后碰上，欢迎领导还乘我的车。”

徐捷报让司机等等。钻进小车。一会儿小马出来，递给卡车司机一个折叠的纸块说是我们领导给你的感谢信。司机接在手里客气地说我也是顺手捎带，谢什么呀谢？奥迪开走了。司机打开纸块一看，愣住，里面是一百元钱，纸上写有两句话。“五十元是油钱，另五十元是交警的罚款。再次向你道一声：谢谢。”

司机感动地抬起视线，前面公路上，已不见奥迪的踪影。

秦原平带着江阳党政一千人没精打采地赶回市里，向怀谷在车上接到东陵县四海公司老板李德厚的电话，说谢虹这边出了一点事情。向怀谷问什么事？李德厚说那小女子不知道是怎样搞的，肚子肿起了！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向怀谷正要在手机里面问李德厚，突然想起前面还有开车的司机，就对李德厚说等一刻钟再打给他。

向怀谷的司机听出向怀谷急于要赶回去接电话，也急领导所急，但又不能加速超车，因为前面是洪镇涛的车。在党政机关开车的小车司机都必须遵守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得找到和摆正自己的位置，几位领导同时出发，谁该走谁的前面，谁该走谁的后面，一点都不能乱，不该你走的时候千万别走，不该超时千万别超，乱超就有犯上作乱、想抢班夺权的嫌疑，该你走时也别让，让也让不掉，你不走后面的也不敢乱动。这就叫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一个电话把向怀谷的心情全部破坏，他还从来没想到谢虹会怀孕。不是谢虹没有怀孕的本事，而是她应该知道采取避孕措施啊！避孕难道还要人教？

谢虹是两年前李德厚给他物设的尤物，那时才刚满十八岁，向怀谷专门看过她的身份证，确定她已经不是未成年少女后才笑纳。向怀谷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市级领导干部，经过几次普法教育后已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知道成年与未成年，十八岁以前

与十八以后有本质上的区别。

谢虹是李德厚去邻近的涌安县办事，业余时间出去潇洒，在一家夜总会发现的。那时谢虹才刚刚出道不久，个头高挑，皮肤白嫩，面目娇美，具备模特儿和明星的全部外在素质，沦落风尘绝对是明珠暗投，李德厚就一时动了怜香惜玉之心，将谢虹带回东陵，先自己包了几天，再打扮成良家女子拿来敬献给向怀谷。

向怀谷那时已经提升为常务副市长，官场得意，情场也需要配套。当下，官员和款爷包二奶养情人的人不少。向怀谷是那种变了鱼鳅就不怕泥巴糊眼睛，当了领导就不怕别人骂祖宗的人，他觉得既然混到这种资格不去享受相应的待遇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自己，所以对于李德厚送来的谢虹也不管污没污染，环不环保，先享受了再说。

之后，向怀谷就让他的小兄弟，东陵的现任县委书记黄正成将谢虹安排上东陵饭店上班，向怀谷没事就到东陵去视察，作些重要指示。晚上就下榻在东陵饭店，让谢虹专人伺候。都两年多了，一直平安无事。突然间没头没脑地就身怀有孕，还真让向怀谷怎么都觉得不真实，哪儿的话呀！

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跟李德厚通话，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李德厚说让她马上去做掉。李德厚在电话里哭兮兮地说他已经给谢虹做过说服工作，谢虹说做掉可以，必须先兑现向怀谷给他的承诺。向怀谷立刻叫起来：“我给过她什么承诺？”

李德厚说你曾经答应过她，要把她调到公安局工作。她说只要你把她调进去，她立马就上手手术台，要刮要引悉听尊便。向怀谷气愤地说我什么时候给她说过这种混账话！她以为公安局是什么地方啊？夜总会呀？是人不是人花起一块脸想去就能进去？

向怀谷在电话里一口否认他曾给谢虹作过这种许诺，但实际上摸到良心问自己，他还真的给谢虹说过这种混账话。

谢虹自从被向怀谷号上后，一直在李德厚的督促下勤学苦练床上功夫，李德厚除了把自己曾经在广州北京的风月场所享受过的服务项目言传身教全盘传授给谢虹，还给她找来许多黄色光碟让她没事就对着电视修练道行，所以谢虹进步很快，没过多久就修练成房事专家，达到国际性科学研究会理事级水平，完全够开坛收徒讲学资格。

大概是半年前，向怀谷到东陵视察，发现谢虹的能力又与时俱进，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心里一高兴就忘掉组织原则，对谢虹说你这样老是呆在饭店里也不是个长久之计，还是给你找个单位，参加工作，当个国家公务员稳当些。

谢虹不相信地问像她这样的人还能参加工作？还能当国家公务员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向怀谷就拍着她的屁股说怎么不行？我说行你就行，我说不行你就不行。向怀谷还告诉她，某个县委书记，就让一位跟他有一腿的坐台女当上了局长，一个县委书记都有这个权利，他堂堂一位常务副市长难道还赶不上一位县委书记？他拍了拍胸膛对谢虹说想到什么单位自己选，别怕，选哪里都行，就像在衣橱里选衣服一样简单。

谢虹想想说：“我想去公安局。”

“怎么会想到要去公安局当警察？”向怀谷问。

谢虹没说她自己而是说她有几个要好的姐妹，当年曾在夜总会当过坐台小姐，她

们就多次告诉过她，在公安局当警察是世界上最爽最酷的职业。随便到哪个歌舞城夜总会去吃饭喝酒都不给钱，谢谢都不用说一句就走人，老板还要追上去给他们口袋里面塞红包。

向怀谷笑起来：你一个女的，就是当了警察也搞不成小姐。谢虹说那也可以让里面的老板小姐都怕她，见到她就点头哈腰赔笑脸，说好话，找他们要红包。向怀谷就说好，那就去公安局当警察吧。谢虹说你可得说话算数，不能骗我啊！向怀谷说我一个堂堂常务副市长，未来的市长会骗你吗？等着，不出半年，我一定让你穿上警服，成为江阳市一朵最耀眼夺目的警花。

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仕子无信。从当官的嘴里说出的话是世界上三种可信度最低的语言之一，特别是像这种赤裸裸一丝不挂时说的话，谁都知道是逗你玩的，哪里说哪里丢，向怀谷说这话时也是一时即兴，根本就不可能当真。就像嫖客玩得高兴时说的“等我离了婚就娶你”一样，谢虹再弱智也不应该拿这样的话当人话去听。

没想到谢虹竟然还当真成人话听了，而且还用怀孕来威胁他，逼他把假话当成真话执行。屈指一算，正好跟当时的玩笑话相距半年。

向怀谷对李德厚说她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平常看上去本本分分的嘛，喊横起就横起，喊张开就张开，从来都没有二话可说，甜得撒把尿都含 50% 的高渗葡萄，怎么会突然提出这种荒唐的要求，真让人不可理解。

李德厚说他也觉得奇怪，会不会是有什么人给她出了歪点子，怂恿她故意来要挟您？

向怀谷在电话里气愤地对李德厚说：“告诉她，任何威胁要挟都是没用的，老子是谁？在江阳这个码头上还怕她？如果不信就让她试一试，最后到底是哪个会碰得头破血流！”

李德厚连忙说向市长您别生气，我再给她谈谈，多做点思想政治工作，让她进一步明白跟谁作对都别跟领导作对的道理，尽量争取把这件事和平解决。

“你看着办吧！”向怀谷冷冷地说了一句，关掉手机。

江阳市内一家叫“天下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部”的民营企业，正要在小会议室里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室布置得庄严，“天下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部”几个烫金大字，嵌在主席位置后边的整面墙上。

从“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部”的营业执照上看，所经营的项目主要是给别人做些经济、法律和信息服务的公司，是律师事务所、评估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点子公司”诸如此类的混合体。

小会议室里有天下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部的老总，气宇轩昂的邓翰林正坐在沙发上听他的手下向他汇报工作。他的身边是年青漂亮的女秘书邵飞霞。跟许多私营老板的女秘书一样，秘书只是名分，其真正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邓翰林三十四五，鼻梁上戴一副金边眼镜，人五人六一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模样。他是这家咨询服务部的创始人和法人代表。当初注册时，有不少人都提出过应该

取名叫“咨询服务公司”，因为那样才像是个企业，“部”给人的印象是公司下属的一个部门，小里小气像丫头生的。

邓翰林却力排众议，坚持要用“咨询服务部”这个称谓，拒绝别人称他经理、老总、老板等，要求部下一律称他为“邓总”。服务部里的中层干部一律称处长，这到底是为什么？看到后面大家就会知道。

咨询服务部的处长，邓翰林最器重的得力干将王勤翻开面前的文件夹：“徐捷报，男……”

邓翰林竖起一只手止住：“平常怎么说的？平时要把每个所需要掌握的对象的情况，其中包括他的血缘关系：老婆、子女、七大姑八大姨，亲戚舅子老表，生辰寿诞的红喜事，送葬出殡的白喜事；然后是他的社会关系：上级是谁，下级是谁，同级是谁，谁是他的政敌，谁是他的死党，谁与他不共戴天，谁与他生死相依……统统都要烂熟于心，倒背如流，怎么能一问就翻本子？那还怎么搞工作？”

王勤早已习惯邓翰林这种装腔作势，马上谦虚地直点头：“邓总批评得对。其实我都能倒背如流了，之所以摊开本子，是、是表示郑重其事。”

邓翰林摇摇手，意思是开始吧。

王勤合上本子，背书般地念道：“徐捷报，男，现年48岁，籍贯，湖北麻城人。其父徐九斤，十三岁参加红四方面军，是我省目前尚健在的十一名老红军之一，十八年前离休时，官至军区政治部主任，三十九年前军队第一次授衔时，为少将。”

邓翰林插话：“如果不是十年文革破坏了军队的正常工作，徐九斤早就是上将军了。”

王勤继续念：“徐捷报的妻子李知非，女，现年46岁，西南水电设计院工程师，说明，这个设计院的院址在万盛市。徐捷报的儿子徐达，男，十八岁，万盛市一中高二学生。”

邓翰林摇手叫停，说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决定，这次省委任命新的组织部长，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以前“部”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科局级和乡镇领导方面，县级领导的人事变动我们都插手得比较少，对于市级领导的安排调动几乎没有接到过单子。从今天起，他已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做新部长的工作上，为以后能顺利插手市级领导的业务打好基础。

邓翰林得到徐捷报即将调任省委组织部长的消息后，就对徐捷报的基本情况作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根据他对徐捷报的处事原则和个性的掌握，知道不宜直取，只能迂回。还是老手法，先从外围关系动手，首先需要接触的，是徐捷报的老婆李知非！

会议一结束，邓翰林就带着邵飞霞和王勤驱车从江阳赶到万盛，直奔水利电力设计院。在门卫室邓翰林给李知非通了电话，自我介绍是一位作家，为收集创作素材想找李知非了解一些事情。李知非听说是专门来找她的作家，就同意让他进去会见。

邓翰林让邵飞霞和王勤留在车里。拎着公文包走进大门，走进大楼，顺着楼梯登上三楼，找到李知非的办公室。里面李知非客气地将他请进办公室。邓翰林进去后环顾四周，故作感慨：“哎，堂堂高级工程师，著名的水利专家，就这样小的一间办公

室。李工真是廉洁奉公的榜样呢。”

李知非一边接水一边说道：“是水利工程师，但一点不著名。请问邓作家，我有什么事？”

邓翰林接过水说他最近应北京某出版社之约，正在搜集材料，准备写一本反映山区水利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想向李工请教一下有关山区小水电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说着邓翰林打开皮包，拿出一本书双手递过去：“李工，这是我前几年出版的一部反映改革开放的集子，属于杂感、散文一类的吧，送给您，请多多指教。”

李知非接过书：“你太客气了，我有空一定好好拜读。”看书名：“《鹰击长空》这个名字不错。”略微有点吃惊：“书名是单老题写的？”

邓翰林立刻解释单老是他姑父，他亲大姑就是单老的夫人。

李知非下意识地唔一声，没再吭声。

邓翰林说如果以后徐部长有事到北京开会出差什么的，可以给单老打电话，让徐部长到他姑父家去做客，单老一般不会接待外人，但他介绍的，老人家一定会见。

按邓翰林以往的经验，不管是谁听到这话都会十分兴奋，但李知非却没有多少反应，只是嘴角边挂上几分笑意，随手搁下手里的书。

邓翰林一时摸不准李知非的心理活动，便立刻又把话题扯到徐捷报身上，问徐部长调任省委组织部该去报到了吧？

李知非淡淡地回答说今天早上已经出发去了省城。邓翰林又问李知非什么时候搬家去省城，李知非说她暂时不会走，手里还有个科研课题没完成，儿子徐达明年也要考大学了，正处于最后冲刺阶段。

邓翰林说虽然徐部长一人在省城，您可以放心，但孩子今年考大学却不能掉以轻心。您暂时不过去，可以先将孩子转过去，省城的教学质量，那比万盛的中学高两个档次。要不要他给省城的市一中的领导打个电话，不用李知非操半点心，他就可以把这事搞定。

李知非笑笑说：“谢谢，不用了，老徐在那边会整天忙工作，孩子住在那边没人管。”

邓翰林坚持说孩子没人管可以请家政。这事也交给他来办，保证给儿子请一名最称职的家政，大学学历，除了管家理财，还兼家庭教师。李知非突然对邓翰林有了几分警惕，果断地摇摇头谢绝。

邓翰林不甘心，继续说：“李工您千万别客气，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只是一位无官无职的自由作家，不会找你们徐部长要官要权，我这样做，纯属对您表示一份敬意。”

李知非笑道：“你即使要官要权，他也不会给的。”有意看看表：“邓作家，我实在太忙。你看，我另外给你介绍设计院一位同志，你所需要了解的一切情况，他都会给你提供。”说着，走到门边向外喊：“小吴！你到我这边来一下。”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从另一间办公室走出来，李知非把邓翰林介绍给小吴，让他为邓翰林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情况。邓翰林没办法，只好忍着牙痛跟着小吴去到他的办公室，装模作样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告辞匆匆出来。

邓翰林走出大楼，等候在外面的邵飞霞就迎上去问情况，邓翰林没回答，只是简单地从嘴里蹦出两个字：“上车。”

两人见他的神色便知没有讨着好，正郁闷，不敢再吭声。王勤将车开出大院，拐上回江阳的公路后，邵飞霞才拉住邓翰林的一只手说：“他老婆是个知识分子，身上肯定少不了知识分子的酸臭味，别生气。”

邓翰林甩开她的手睁开眼道：“我才不会生她的气，因为我从没想过一次就成功，今天这叫抵近侦察，投石问路。”对前面开着车的王勤吩咐道：“直接去省城，先把徐捷报的老头子攻下来再说。”

邵飞霞轻声叫起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早就退下来不管事了。”

前面的王勤立刻插嘴道：“我揣摩，根据邓总的一贯手法，对目标周围的亲属，我们是全面接触，重点开花。因此，当目标的老婆这条路遇到阻碍时，我们就把矛头转向目标的父母亲。我们只要拿下了徐捷报的父亲，以后就可以把他当作一块过河的跳板，直接登上徐捷报这艘大船。”王勤说完谦恭地问：“邓总，我的揣摩对不对？”

邓翰林点头道：“王勤不愧是省市干部处处长，有进步。”

“全靠邓总言传身教，悉心培养。”王勤说。

邵飞霞明白过来，说想通过徐部长的红军爸爸去接近徐部长，这事可能没那么容易。原先组织部那个钟部长，在他周围亲属身上费了多少劲，结果直到他调走，都还是没能搞定。

在邓翰林心情不顺畅的时候整个部里就只有跟他关系特殊的邵飞霞还敢吐几句逆耳真言，对此邓翰林多次在会上表扬过她。但邓翰林又绝对不允许其他人都跟邵飞霞学，要是所有的人动不动都给他提这提那，那他这个邓总还有什么威信，怎样做决策下命令？因此他认为在部里，只有一个头脑简单的邵飞霞时不时说点傻话，点缀一下民主就足够了，其他人一律只有绝对服从的份。

邓翰林正要反驳，一辆轿车迎面驶过。王勤敏感地叫道：“是黄正成的车号！”

邓翰林立刻叫停车！就在王勤停车的同时，那辆擦肩而过的小车也迅速停在路边，东陵县县委书记黄正成从车里钻出向邓翰林走来。

邓翰林下车，黄正成热情地走上前来：“邓总这是去哪儿？”

邓翰林似乎很随意地说：“去了趟万盛。专门看望一下徐捷报的老婆。”

黄正成吃惊地问：“你跟徐捷报……新上任的徐部长……也熟？”

“没什么，不过认识几年。”邓翰林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说。

黄正成感叹道：“啊呀你真认识？！”平静下来又说：“只是呢，听说这位部长原先在万盛地委书记任上，就是打太极拳的高手，绵里藏针，不好对付呢。”

邓翰林轻蔑地冷笑一声：“那要看是对谁，对一般人，可能的确不好接近。”

黄正成搓着手兴奋地说：“呵呀呀，既然你们有这层关系，那我的事情……”

邓翰林正在冥思苦想，找个什么借口去跟徐捷报的老爸接触，看见黄正成后，突然灵机一动，接口说道：“你放心，下一届江阳市委副书记的交椅，我说有你一把，那就一定有你一把。刚才我还在给他们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